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傳道書》文學結構的討論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ei, Hua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4 14:25:24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62">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62</a>

## 《传道书》文学结构的讨论\*

黄 薇

**内容提要:**《传道书》的结构问题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传道书》研究者的注意力。早期有释经学者提出《传道书》是一部谚语的集合,甚至没有结构可言。而近30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观点已逐渐被现代释经学家所摒弃。无论作品经过怎样的编撰过程,其现有形式才是我们分析的对象,也只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文本形式对我们产生意义。尽管表面看来《传道书》经文内容较为散乱,并引用大量谚语,但是学者们通过对经文特征的考察,从不同角度试图分析其所传达内容的构成方式。本篇论文旨在梳理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直到目前一代又一代释经学者对《传道书》文学结构的不同分析,考察各种分析的利弊。即便这仍是一个没有唯一答案的难题,这样的梳理对我们充分理解这部作品仍能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传道书》;结构大纲;新批评理论;叙事批判法。

---

\* 本文根据笔者在2008年12月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智慧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修改而成。

## A Discussion on the Structure of Qoheleth

Huang Wei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Qoheleth, or eve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has a structure, a variety of opinions exist. Early scholars believe that Qoheleth consists of a random compilation of sayings. But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most scholars insist that the book is highly organized. No matter how many redactions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ext, its present form should be the object of our research, and it is the present text would have meaning to us. This paper aims to present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mong scholars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of Qoheleth from 1970s. Even if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from the merits of those distinguished analyses, we could shape 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book.

**Key words:** Qoheleth; Outline; New Criticism; Narrative Criticism.

在对《传道书》结构的研究中,学者们花费许多巧思,然而却没能达成一个共识。甚至可以说,我们连《传道书》是否有一个完整的结构都无法达成共识。这主要归结于该卷书本身的性质,《传道书》中充斥大量谚语的同时,就同一话题的态度往往表现得似乎前后不一致,这便使得该卷书成为希伯来圣经中极富争议的文本。

尽管很难从年代上为《传道书》的结构研究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还是可以笼统地透过赖特(A.G.Wright)那篇很有影响力的文

章看到,从19世纪末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始终有学者坚持认为《传道书》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整体规划。<sup>①</sup>他们主张,若一定要为该卷书的经文划分出层次结构,并归纳出一条从头到尾贯穿全文的思路,是对文本内容的一种扭曲。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传道书》缺乏一种由头至尾的一致性;类似《箴言》,它只是围绕某主题,搜集各种谚语而集结成卷,故合适的做法是分离出各个主题或者说各个单元,再进行分析。<sup>②</sup>任何试图研究《传道书》内容统一性的做法,探求其思想本质上的渐进行程或者段落之间有机的联系,都将是失败的。歌底斯(Robert Gordis)、欧可定(Ogden)以及萧俊良(C.L.Seow)的《传道书》注释本中皆提到一个将该立场贯彻到极致的例子。比凯尔(G.Bickell)曾于1884年撰文<sup>③</sup>指出,现存的《传道书》文本仅是其原初文本的一部分,最初应当存在相当数量的分册,用以记载传道者的思想,而这些分册则是由一页页单张构成,可能由于捆绑书卷的线断掉,导致单页松脱,以致对那些散开书页进行整理的人不知道如何将其整理回原状,造成我们现存文本中那些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萧俊良批评比凯尔犯了时

- 
- ① 参考 Addison G.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of Qoheleth," *CBQ* 30 (1968): 314. Wright 总结从 1891-1968 年共有 23 位学者持有此观点。
- ② 譬如 Galling 认为《传道书》是许多谚语的松散集合,他将其分解为 27 个独立的单元, Lauha 与 Galling 采取类似的观点,不过 Lauha 将《传道书》分解为 36 个互不相连的单元进行分析。可参考 K.Galling, "Der Prediger," *Die fünf Megilloth* 2nd ed. HAT 18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69); A.Lauha, *Kohelet BKAT* 19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1978)。转引自 Roland E.Murphy, *Ecclesiastes* (WBC 23A; Dallas: Word Books, 1992), xxxv。
- ③ G.Bickell, *Der Prediger über den Wert des Daseins; Wiederherstellung des Bisher Zerstückelten Textes* (Innsbruck: Wagner, 1884)。转引自 Robert Gordis, *Koheleth: The Man and His World* (Northvale: Jason Aronson Inc., 1995), 70; C.L.Seow, *Ecclesiaste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AB;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43; 以及 Graham Ogden, *Qoheleth*, (Sheffield: JSOT, 1987), 11。

代错误,他指出希伯来经文是写在卷轴上的,死海古卷中发现的《传道书》片段也可充分证明这一点;由一页页单张构成的书时至公元1世纪才开始出现。这使比凯尔的假说站不住脚。

在同一时期与之相反另一阵营中,尽管一部分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传道书》是一部谚语的集合,但是他们却否认《传道书》同大部分《箴言》的篇章类似。因为在他们看来,作者在收集并使用谚语的同时,还拥有—个明确的编纂目的,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传道书》经文的构成是遵循某种既定的逻辑思路而展开的。即便该阵营的学者们都赞同这一立场,但是具体到分析文本的逻辑思路,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分歧,几乎每一位学者都为该书提出一个不同的提纲。赖特认为大多数提纲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释经学家表达“我是这样阅读《传道书》”的一种形式,<sup>①</sup>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过是多增加出一个提纲而已。因此,赖特提出了第三种阅读《传道书》的方法。

### 赖特的贡献及其受到的批评

赖特宣称他使用的方法是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发展出的新文体论(New Stylistics)或称新批评理论(New Criticism)。<sup>②</sup>此种理论不同于从历史角度对待文本的方法,其重点主要落在文本本身,对动词以及结构进行分析。它倡导客观性,并对文本结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就是说,它分析文本的切入点在于文本的表现形式,先于文本的主题思想。批评家在文本中寻找反复出现的词汇、语句,从而断定作者如何使用交叉、对仗、迭句、首尾呼应等文学表达手法,这些要素被看作文学作品结构的标志。如果说根

---

① 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316-17. 原文为 "this is how I read Qoheleth".

② 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317.

据上下文语境阅读文本是诠释文本的一条基本原则,而这种阅读往往缺少客观性,那么新批评的方法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那么赖特是如何运用新批评理论为《传道书》列出一个详细提纲的?首先,我们注意到,正如马所拉学士(Masorete)在经文空白处所作批注显示的那样,从6:10<sup>①</sup>开始,《传道书》从经节数目上被二等分。也就是说,整卷《传道书》共有222节经文,从1:1到6:9有111节,而从6:10开始至结尾12:14也有111节经文。赖特分析《传道书》的结构框架大致如下:<sup>②</sup>

篇名(1:1)
开场诗(1:2-11)
I.作者对人生进行考察,评估人劳碌的结果(1:12-6:9)
II.作者得出结论(6:10-11:6)
结尾诗(11:7-12:8)
后记(12:9-14)

除去开头结尾两首诗歌及篇名后记,在《传道书》主体经文的第一部分(1:12-6:9),赖特发现“都是虚空,都是捕风”(הכל הבל ורעות רוּחַ)这一短语反复出现,<sup>③</sup>于是他以此为分段标志,将第一部分从结构上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单元,进而逐一分析各单元,认为作者在这部分主要表达他对人生的体悟,也只有在这部分作者评估了人劳碌(עמל)的结果:<sup>④</sup>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第二

① 萧俊良在其注释本中提到,D.N.Freedman曾经跟他提及6:9b是整卷《传道书》的正中心,因为若撇开6:9b(גְּמִיּוֹה הַבֵּל וְרֵעוּת רוּחַ),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中的五个单词不计,则前(1:1-6:9a)后(6:10-12:14)两部分的经文皆分别由1491个单词构成。对于这一现象,萧俊良认为那些数字并不是作者或编撰者有意为之,而只是一个巧合。参见Seow, *Ecclesiastes*, 45。

② 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325。

③ 该短语每次出现在形式上都些许差异,不过表达的意义基本不变,即“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④ “劳碌”的词根在整卷《传道书》中共出现35次,其中24次于这部分经文中出现。参见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321。

部分(6:10-11:6)中反复出现的词根是“查不出”(לא מצא)和“不知道”(לא ידע),<sup>①</sup>赖特同样将第二部分细分,最后归纳作者在这部分得出的两个结论:一是人查不出他所作的有什么益处;二是人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赖特也承认他提出的结构大纲中确实有些段落出现偏离主题的话题,<sup>②</sup>不过他对那些偏离的话题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基本立场始终是坚持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方法对《传道书》的结构进行分析,因为他坚信,通过分析得到的动词模式可推断出《传道书》拥有一个完整的整体思路。接下来,赖特于1980年再次发表文章,对1968年那篇文章予以补充,通过数值模式的研究方法巩固其此前的立场。他的主要论据如下:<sup>③</sup>

1.“虚空”(הבל)一词的数值为37(5+2+30),该词在整卷书中出现的次数恰为37次。而“虚空”(הבל)在1:2出现3次,37×3=111,又恰好是1:1-6:9的经节总数。这部分经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强调“虚空”这一概念。

2.“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הבל הבלים הכל הכל)作为主题句分别于1:2和12:8出现,并且从结构上构成前后呼应的形式(overall inclusion),这一句的数值为216,恰好是1:1-12:8的经节总数。

3. 编者的后记(12:9-12:14),开头第一个词“再者”(ויתר)的首字母ו的数值为6,编者正是添加了这6节经文作为

---

① 类似地,此处Wright所注重的这两个词语也以不同形式在经文中出现,这些因素使Wright的理论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

② 譬如4:17-6:9这一单元在Wright的提纲中主题为“人会失去他所积聚的一切”,即是说人劳碌的结果是虚空,而这一段开头的几节经文则出现了不合主题的讨论,Wright并未对此做出特别的说明。

③ Addison G.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Revisited: Numerical Patterns in the Book of Qoheleth," *CBQ* 42 (1980): 38-51.

后记,才使得整卷书的经节数目构成111/111的形式。

赖特认为数值模式不是孤立的,不是完全外在现象,而是同经文的思想脉络紧紧相关的。透过这些分析赖特得出结论,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计算过经节的数量,并以这种数值模式来构造经文,而此种数值分析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存的《传道书》至少在经节数目上是完整的(当然赖特无法保证每一节经文都保存完整,也无法保证节与节之间不存在调换的可能性)。

赖特这两篇极有影响力的文章得到学术界的许多响应,有学者在自己的注释本中并不讳言采纳了赖特的大纲。<sup>①</sup>与此同时,批评他的声音<sup>②</sup>也不占少数。主要质疑在于赖特所提出的大纲在某种程度上过于主观,换句话说,他构造出的结构大纲与经文表现的内容不相称。<sup>③</sup>譬如赖特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作为《传道书》1:12-6:9的关键词来细分次单元,而我们在7:6;8:10,14也

① 例如Murphy,参见Murphy, *Ecclesiastes*, xxxix。

② 事实上,Wright并不讳言其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Castellino最早使用新批评理论对《传道书》的探索,不过他曾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Castellino的问题在于他的研究采取了一种主观的方法。参考George R.Castellino, "Qohelet and His Wisdom," *CBQ* 30 (1968): 15-28; 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319-20。但是在整理了Wright的研究思路后,我们看到Wright是在沿用Castellino所倡导的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发展对《传道书》结构的讨论,而究其本质,两者存在的问题却是相同的。

③ 参见Michael V.Fox,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Up: A Rereading of Ecclesiastes* (Grand Rapids: W.B.Eerdmans, 1999), 148-149。Fox对Wright方法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1)细分次单元的关键词不是完整的词组,只是某一词根的各种形式加上否定态,如第二部分的关键词“不知道”(יָדָע לֹא);第一部分的关键词“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也没有固定形式;(2)在Wright的分析中,这些关键词在每单元结尾出现,作为分段的标志;然而这些词语并不总是在结尾出现,有时也在该单元的倒数第二节中出现;(3)Wright将《传道书》讨论的许多话题笼统地归结在一个并不合适或者比较模糊的标题下。类似(1)、(2)的批评也可在Seow的注释本中看到,参考Seow, *Ecclesiastes*, 45-46。

看到类似关键词“这也是虚空”(גַּם־זֶה הַבֶּל)的出现。因而,赖特只是挑选适于他所提出大纲的关键词来构建大纲。尽管赖特在1968年的文章里极力强调对待文本结构要进行客观分析,然而他最后的分析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一种主观性的建构。他于1980年发表的那篇对《传道书》的数值分析也受到一些批评。简而言之,他提出的数值分析法的确很新颖,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首先,此种数值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经节数量的计数,而经文到中世纪才开始分章断节,这就需要默认古代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挑选词语表达思想时就对经文未来的分节做好了打算。<sup>①</sup>另外,现有研究表明,对希伯来字母赋予数量值的用法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sup>②</sup>这难道意味着《传道书》的成书年代被限定在这一时期之后?<sup>③</sup>这些问题都有待商榷。

## 问题的症结

若翻看近30多年来(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现代释经学者对《传道书》的注释本,几乎已经看不到有学者认同“《传道书》不过是各种谚语的集合”这样的断言。现代释经学者都深信

---

① Seow, *Ecclesiastes*, 44.

② Paul Joüon, *A Grammar of Biblical Hebrew*, trans. and revised by T. Muraoka (Roma: Editrice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2005), 23.

③ 对《传道书》成书年代的断定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入手,内部根据其语言特征,外部则根据其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一说认为其成书于波斯时期,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至前4世纪上半叶,参见 Seow, *Ecclesiastes*, 21; 另一说则认为在希腊化时期,即公元前4世纪晚期到前2世纪早期,参见 R. N. Whybray, *Ecclesiastes* (NCBC;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89), 3-12; 而 Crenshaw 则将成书年代定于公元前225—250左右,参见 James L. Crenshaw, *Ecclesiastes: A Commentary* (OTL;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7), 50。当然还有其他说法,如公元前3世纪末期至前2世纪初期,参考 Morris Jastrow, *A Gentle Cynic* (New York: Sentry Press, 1972), 120。

《传道书》的作者并非采取一种任意的态度搜集各种谚语而编纂成书,而是深思熟虑,经历了不少思考与挣扎才编成其书。一部分学者(包括赖特)的研究工作试图发掘作者意图,建构出一套能体现作者思路的结构大纲。

然而,这却是问题所在。当面对《传道书》中的困难经文时(即突然插入的偏离上文主题的讨论,如4:17-5:7),该段经文与上下文的关系就成为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对结构上的分段也造成阻碍。这种困惑使学者们很难将《传道书》看作通常意义上的有论点有逻辑的一卷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否认《传道书》的逻辑性、整体性。不过从以往对《传道书》的研究结果看,这种做法对理解经文内容没有足够的好处,无非是将该书贬低成一些谚语警句偶然的集合,并且是一个缺失主题的集合。事实上,这种观点也得不到广泛的赞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尽量通过对文本主题的诠释,用一种近乎假设的方法描摹作者的意图,从而抚平经文中此种突兀之处。这种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文本内容能够自圆其说,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重新构造出来的新文本。也就是说,释经学者对作者意图的关注使作者意图与文本本身产生距离,而由释经学者重构出来的一个表达作者意图的结构大纲却盖过了文本本身的内容。巴塞洛缪(Craig G.Bartholomew)在1998年出版其博士论文,以《传道书》的诠释过程为个案,研究考察旧约释经学和诠释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他谈及《传道书》的结构问题时提出:“像《传道书》这样一部文笔精巧的作品,我们对其文学精巧性的研究就是要让作品自己说话。”<sup>①</sup>

---

① Craig G.Bartholomew, *Reading Ecclesiastes: Old Testament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al Theory* (AnBib 139; Roma: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1998), 228-29.原文为 Our proposal is that Ecclesiastes is a carefully crafted work and that investigation of its literary craftedness allows the text to speak in all its colours and shades.

## 其他学者的研究

可以说,对《传道书》结构问题的探讨,现代学者始终挣扎于研究工作中的主观性与文本的客观性之间。而令人欣喜的是,自赖特以来,我们看到不少释经学者寻找新的方法,努力跳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窠臼,其创造性研究成果给这一领域带来丰富的新资源。

我们可以在罗德(J.A.Loader)的著作中看到,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赖特的工作,尽管他认为《传道书》中并没有按照逻辑发展的思路线索(no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ought),它也不是一系列段落的堆叠。<sup>①</sup>这并不妨碍他分析这些段落以何种结构方式布局组织成为一卷经文。罗德提出一个术语“两极结构”(polar structure),用以指代该书的结构模式。他所谓的两极结构指的是内容的结构,而不是经文作者的思考过程。<sup>②</sup>罗德将经文分为12个单元,<sup>③</sup>并详细分析了每个单元中经文间如何构成“两极结构”。据此文学结构之分析,罗德展示出经文内容的张力,以及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张力,更证明《传道书》的观点与一般意义上的智慧传统之间的张力。<sup>④</sup>换句话说,罗德认为“两极结构”既是该书表达形式上的特征,也反映了其表达的内容与智慧传统关系上的特征。

欧可定基于以往学者对《传道书》结构研究的成果。关于以下意见,他赞同罗德的看法:我们在整卷书中既看不到一条思路的逻辑发展,也不能说此卷书是零散谚语的集合。<sup>⑤</sup>他认为罗德

---

① J.A.Loader, *Polar Structures in the Book of Qoheleth* (BZAW 15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9), 8-9.

② *Ibid.*, 1.

③ *Ibid.*, 112.

④ *Ibid.*, 116.

⑤ Ogden, *Qoheleth*, 12.

在经文段落中找到结构特征,足以证明《传道书》并非是全无结构的;构成《传道书》各段落的材料都服务于整卷书的主题,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寻找各段落间的逻辑关系来定义《传道书》的结构”,<sup>①</sup>而需要讨论该卷书的主题为何。

福克斯(Michael V. Fox)在批评赖特犯了许多所谓“修辞学分析”通常会犯的基本错误之后,<sup>②</sup>引用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描述自己作品《哲学研究》的一段话,目的在于说明《传道书》同《哲学研究》在结构方面有可比性,如表面上看文本缺乏结构,但文本实际表现的是一种从经验出发的意识过程。福克斯赞成《传道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理性建构的作品,1:3到12:7作为该卷书的主体部分,陈述了基本命题“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赖特等人提出的那种繁复的层次结构说,认为这样的分析无法与读者产生呼应,合理的结构分析应该让读者阅读时感受到有共识的停顿。将一个整体文本进行分段,并分解出每一段落的意义,或许会使那个整体的意义产生歪曲,所以说分段应该以某些文本特征的集中出现为准则,而不应该基于对文本的分割。<sup>③</sup>福克斯阅读《传道书》时注意到1:2;7:27以及12:8三处经文使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第三人称的出现可被看作一位结构上的叙述者(frame-narrator),他不同于Qoheleth(传道者),只在经文背后叙述,可以说是整卷书的真正作者,而Qoheleth反而被认为是一个角色,作者通过他的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后记部分对他做出评价。福克斯之所以敢断言这是一种文学手法,在于他在古代文学文献中找到了可参

① *Ibid.*,原文为:This avoids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the structure in terms of a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one unit and the next.

② Michael V.Fox, *Qoheleth and His Contradictions* (BLS 18; Sheffield: Almond Press, 1989), 156-58.有关Fox针对Wright的批评可见第26页脚注③。

③ *Ibid.*, 162.

照的类似文本,特别是埃及的一些智慧文学作品。<sup>①</sup>在这种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克里斯钦森(Eric S.Christianson)尝试应用叙事批判法(narrative criticism)处理《传道书》,简单说,就是在《传道书》那些纷繁众多的格言警句中,通过发现经文叙述中从第一人称到第二人称的转换,<sup>②</sup>寻找出一条叙事线索,他说读者在阅读《传道书》过程中也能发现其拥有一定的叙事特质。克里斯钦森最后描述了一幅图景,用来说明《传道书》中的故事线索及其自传性特征:

当然,结构上的叙述者就是舞台本身,在这个通风的带壁炉的房间里,Qoheleth坐在椅子上,身旁的书架上堆着许多书籍,身后的布景闪现着他年幼时的生活,他则时断时续地讲述他的故事:葡萄园、王国、被压迫的人民、辛苦劳作的景象、不断的找寻。有时他站起身来直接对着听众说话,严肃认真地强调重点:要记下,要知道,要享乐。<sup>③</sup>

威伯里(R.N.Whybray)对待《传道书》的结构问题时则表示出一种较为中庸的态度。他首先从文学形式角度分析该书的特点,

- 
- ① 参见 Michael V.Fox, "Frame-Narrative and Composition in the Book of Qoheleth,"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48 (1977): 83-106.
- ② Christianson 发现在整卷书中存在一种趋势,由第 2 章开始第一人称的使用比重逐渐减少,第二人称的出现率逐渐增加,直至第 11 章第二人称出现的比重达 60%。可参见图表 7,引自 Eric S.Christianson, *A Time to Tell: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Ecclesiastes* (JSOTSup 280;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244.
- ③ *Ibid.*, 258. 原文为: Of course, the frame narrator is the stage itself, and Qoheleth sits in a chair in a drafty room with a fireplace and many books on his shelves. Behind him flash the scenes of his youth while he tells his story: vineyards, kingdoms, oppressions of peoples, images of toiling, searching and of intermittent rest. Sometimes he gets up from his chair to speak directly to the audience, relating soberly what is most important to store away, to remember, to know and to rejoice in.

他认为该卷书在表达某一论点时结合使用了多种传统表达形式,譬如谚语(aphorism)、劝谏(admonition)、说教叙述(didactic narrative)。他针对《传道书》表达方式的独特性提出一个新名词“不完整谚语”(broken aphorism),即是在文本中,传统谚语里表达出的观点,《传道书》并不直接反对,而是肯定该传统观点的部分真理性,但同时也指出其不完整性,将两种观点并置于经文中。《传道书》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作结尾,这便造成了结构分段的困难。他最后总结道,《传道书》的某些部分是一些不相关谚语的任意集合,而另一些部分则清晰地表现出形式上和逻辑上的连贯性;正是由于这样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我们能够在文本中看到一定的连贯性,与此同时,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划分却显得不那么轮廓鲜明。威伯里因此建议释经学者对经文段落的不同划分方法持一种开放态度,宽容各种不同方法的同时存在。至于他在注释本中对《传道书》经文的各部分进行分段,只不过提出一种可能性,是为了便于注释研究,并非代表支持某一立场。而所谓的“凡事都是虚空”也并非《传道书》表达的主题句,只是编纂者的理解。<sup>①</sup>

## 小 结

根据以上对以往释经学者研究成果的考察,可以看到学者们能够达到的共识是:《传道书》并不是一卷随意搜集而成的古代谚语集合,而众学者的工作都是以不同方法试图分析整卷书以何种结构而构成。简单总结如下:

① 以赖特为代表的学者深信从客观角度出发,通过对作者常用词语的分析(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数值分析),能得到对经文结构的把握;

---

<sup>①</sup> 参见 Whybray, *Ecclesiastes*, 17-22。

② 罗德虽然否认《传道书》反映出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思想过程,但他对经文间正反相对“两极结构”的细致分析为整卷经文架起一个强有力的互锁结构;

③ 欧可定在很大程度上与罗德的观点可以共鸣,并且直接取消了对段落间结构性逻辑关系考察的必要,他认为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对经文主题的分析上;

④ 以福克斯为代表的学者可说是另辟蹊径,将叙事批判应用到《传道书》研究上,认为该书在一个叙事框架下言辞表意;

⑤ 威伯里等学者则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宽容态度,认为各种学者提出不同的结构分段皆可共存。

借鉴以上不同意见,加上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可以说,《传道书》那略有些自由散漫的行文风格,及其迂回隐喻式的表达方式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严谨且逻辑清晰的结构分段方式(如赖特、罗德)对经文反而会产生强制性的约束。正如萧俊良对罗德之分析做出的质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作者,为什么要写作出这样一部结构如此复杂的作品?<sup>①</sup>从读者角度看,无论哪一种结构大纲,即便将其牢记在心,即便反复阅读经文,该结构大纲也未能如一个支撑整卷经文的骨架般清晰地浮现出来,从而引导人们的理解。布朗(William P. Brown)对《传道书》文学特征所做出的总结对于从宏观上理解此卷书是有启发意义的:

这部作品夹杂着自传性的文字、神学的思考、哲学的沉思以及谚语式的教诲。在文学领域,《传道书》是独特的。若定要为它划分一个类别,我则主张用一个所谓的逆喻来加以说明:它是一部“自传体式论文”……(经文中)充斥着个人的经验教训,这卷书是研究型日志的精华,是一位听天由命的

① Seow, *Ecclesiastes*, 43.

愤世嫉俗者的笔记。<sup>①</sup>

正如布朗的逆喻所归纳的那样,《传道书》一方面拥有论说的特征,作者用理性分析逻辑地表达其观点,另一方面也有描述的特征,充满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抒发。尽管对《传道书》文学结构的分析未能得出统一的结论,然而通过对不同学者不同观点的梳理,我们看到对文本形式结构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经文内容的解释。如前文所强调的那样,尽管表面上看《传道书》常常使用各式谚语,但它并不是一卷汇集谚语的手册,而是在一定编纂目的下著成的书卷。这使得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对文本意义的分析应当基于其现存形式。事实上,在阅读经文过程中也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作者讨论的内容似乎始终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而非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地运笔行文;他对各种话题的讨论往往交织在一起,而不是条分缕析层次井然地逐一表述。因而任何一种方式试图对经文做出齐整的结构段落划分,都会产生问题,这就是众学者提出的结构大纲无法彼此说服的原因。

作者黄薇,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生候选人。发表论文《路得身份特征探析》(载于道风书社《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5期)。竞赛论文《基督教改革与现代性》获得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第三届研究生硕士组优秀论文奖(2006)。

---

① William P. Brown, *Ecclesiaste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Louisville: John Knox Press, 2000), 17. 原文为: Ecclesiastes is sui generis in the literary landscape. If pressed to give some classification, I would propose what may seem like an oxymoron: an "autobiographical treatise." "...Filled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he book comes across as the distillation of an investigative journal, the notebook of a resigned cynic.